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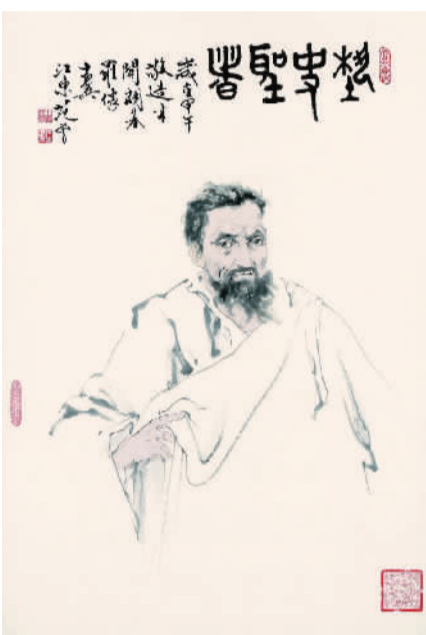
范曾：“文明对话”是呼应而非趋近

本报记者 赖睿

中意建交45周年之际，应意大利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之邀，中国书画家范曾个人画展“文明对话”日前在意大利罗马维托里亚诺宫举行。100幅画作展示了艺术家30年来在书画领域的不断探索。此次展览持续3个月，吸引了13万意大利观众，在意大利引发极大反响。意大利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先生亲临展览开幕式，并授予范曾“意大利共和国大将军”勋章。意大利舆论普遍认为，范曾的作品“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用文化交流的方式传承连接了中国与意大利的新丝绸之路”。

展览结束回国后，范曾先生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77岁高龄的范曾依旧坚持每天5时起床。读书、吟诗、书写、作画成了他的日常。他有24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词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他说，自己在学术和艺术上行中道，性格上却有狂狷的一面。

有人说他“太傲”，有人说他“太狂”，范曾却说，其实他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谦虚——“我梦想成为一个画家。”这里面，包含着他对艺术的虔诚信念和纯粹追求。



艺术圣者——米开朗基罗像 范曾

展览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

记者：这次展览的主体是“文明对话”，您想进行这种对话的背景是什么？

范曾：举办这个展览，还是希望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展览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和意大利自古以来就以灿烂文化彪炳于世，不啻为东、西文明的源头，而绘画领域更是世界绘画史上“来吾道夫先路”的典范。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交流已有数千年，其中“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了表达“文明对话”的主题，我特意创作了一些有关意大利的作品：马可·波罗像、利玛窦像，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像，还有小提

琴家帕格尼尼像、诗人但丁和他精神上的爱人贝雅特丽齐像，都是我今年3月以来的新作。这些作品，引起了意大利观众的高度共鸣。

东西艺术有差异“才有了相互的吸引力”

记者：在外交领域，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要“求同存异”。在中西艺术交流中，您如何看待“求同”与“存异”？

范曾：近代以来，很多画家留学回国后，都提倡融中西于一炉。我觉得，这种讲话本身是有毛病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感激农业社会，感激东西方的隔绝，才造成了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这个差异是那么大，才有了相互的吸引力。

西方人按照古希腊的思维逻辑，创作了他们独特的艺术；中国人按照中国古代的思维逻辑，创作了今天的作品。同样高水平的艺术，虽然表现手法完全不同，但观众所感受到的震撼是相同的。

就拿这次意大利展为例。在维托里亚诺宫的走廊上，中国传统的英雄人物、哲学家、诗人、神话故事人物和西方文化人物摆在了一起。看了我的作品以后，再看看罗马的雕刻，就能感到，这是在同样的平台上互相呼应，而不是趋近。

“对那些丑化中国人形象的作品，我恨之入骨”

记者：尽管我们常说要有文化自信，但在西方文化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我们自信的底气来自哪里？

范曾：有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是，“他山”的文化艺术，不一定能“攻”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就拿佛教来说，这是多大的力量，到了中国也要从属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再把它推

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中国的民族文化要有充分的自信。中国文化可以融化、吸纳外来文化，可是不太容易被外来文化所摧毁。我相信，大众越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在比较了世界文化之后，就越会对它更加热爱和尊崇。

我自上个世纪开始，就坚决不赞成后现代艺术在中国的流布。因为中国并没有产生后现代艺术的前提。欧洲产生后现代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而且理论先行。但在中国，这些都没有，很多人仅仅去套学皮毛。后现代艺术在中国不能起到一个积极向上的作用。尤其对那些丑化中国人形象的作品，我恨之入骨。

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尊严。尊严来自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盲目推崇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画家或所谓的理论家，要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对西方文化也不了解，要么是另有所图。

艺术家不能“心灵上有个点钞机”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前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并指出“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对此您怎么看？

范曾：艺术作品永远是时代政治口号的解说员。它永远是以个人为主体，基于艺术家心灵智慧的成果。这是艺术的特点。如果不通过艺术家的心智创造，仅仅去做一些政治口号的注释、演绎，一定不是好作品。

真正的时代歌者，无论画什么都是了不起的。中国绘画传统强调“怎么画”。知道了“怎么画”，哪怕是画一草一木，都寄托了对祖国的深情；不懂得“怎么画”，即使画大江大河，也只是空洞无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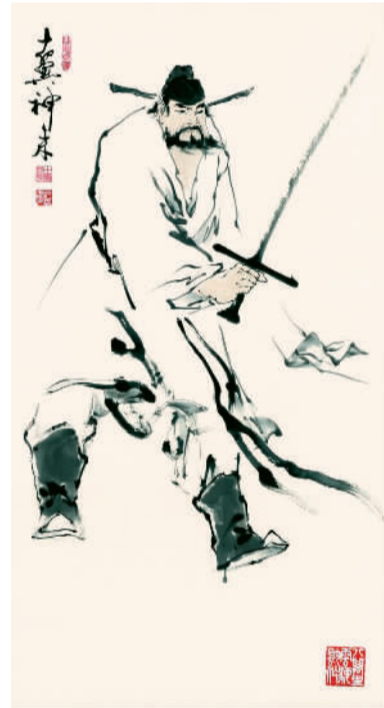
大师的产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



神奇的东方——马可·波罗像 范曾

还需要艺术家自身不懈的追求。这个追求，是指心灵上一种向至上的趋近，而不是心灵上向金钱的趋近。有的人画得非常好，他一定会作诗，但心灵上是一个诗人，那我就承认他的画是诗。就怕有的人心灵上完全不是诗人，心灵上有个点钞机，那他永远不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文艺工作者要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学养是积于年月后的自然流露。老子说：“静为躁君”，静应该主宰烦躁。心不静，就不能虑；心不虑，就不能得。所以艺术家要守得住寂寞，沉下心来读书，提高知识水平，磨练基本技能，能够静思之，让思想先行。



钟旭神威 范曾



初踏黄金路 李焕民

15位美术家用作品“向人民汇报”——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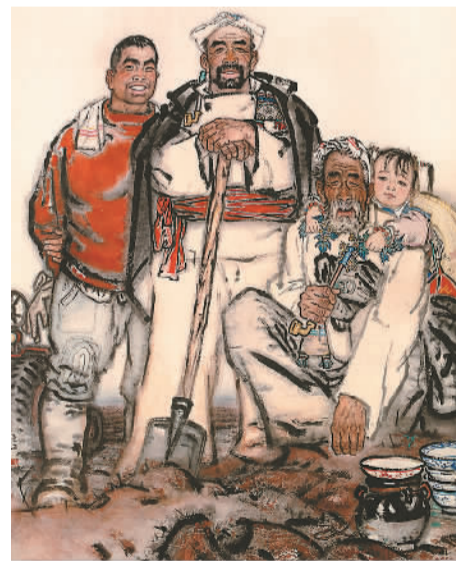
杨萍

日前，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共同策划主办的“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代十五位美术家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集合李焕民、詹建俊、刘文西、徐匡、刘大为、韩书力、吴宪生、赵奇、许江、骆根兴、陈坚、郑艺、于小冬、陈树东、柳青等15位美术家的代表作75件，以及个人写生速写稿、创作谈和专家评论、艺术创作专题片等，展示美术家们长年扎根基层、深入生活，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繁荣美术创作、推动美术创新，褒奖一批长期扎根生活、情系民生、为人民造福并取得艺术成就的当代美术家典范，中国美协召开专家认证会，确定为这15位老中青结合的美术家举办专题学术展览。他们不仅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新中国人民形象的杰出代表，而且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刻画改革开放的民族形象的时代先锋，还有的是新世纪表现消费社会民生形象的佼佼者。他们的艺术创作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油画、版画、水彩和雕塑等外来艺术的民族风格、中国精神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探索。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始终如一，长年坚持扎根生活，深入发掘属于自己的艺术富矿，找到自己抒发情怀的创作母题。他们或深入边远偏僻的乡村、边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写生，或时刻观察身边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力求从人文视角观察和揭示新中国人民大众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

刘文西笔下的陕北农民是质朴善良的，吴宪生刻画的农民形象如家人般真切朴实，赵奇描绘的农民则总是具有一种苦涩感，郑艺则展现了一个现代普通的中国农民身上所包含的艰辛与刚毅、迷茫与坚守并存的精神气质；詹建俊刻画出激昂的理想主义垦荒知识青年；李焕民、徐匡表现出喜悦的翻身农奴形象；刘大为、韩书力、于小冬、陈坚笔下蒙古族、藏族、塔吉克族人物群像，揭示了这些民族的静穆坚韧的精神世界；骆根兴、陈树东集多年军旅生活的积淀塑造出厚重坚实的当代军人形象；柳青则最直地呈现了当下日常生活中的民生众相；许江则通过葵园来探寻中华民族在屈辱、磨难中抗争与奋起的民族精神。

美术家们为了表现心目中的这些人民与民族形象，经年累月扎根其中，与他们休戚与共而形成了精神情感的共鸣。



祖孙四代 刘文西

专家聚首研讨“城视·理想空间艺术”

日前，“城视·理想空间艺术”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剧场举行。论坛由北京国际设计周智慧城市与城视窗·中国联合主办、万般艺博馆·帝思工匠墙纸冠名赞助的。论坛围绕“理想城市”所追寻的“科学宜居，艺术设计”主题展开，分为国内著名艺术设计专家与城市规划专家成功案例演讲与项目经验探讨两大环节，深入剖析当下城市所面临的显著问题、时代特性、形象呈现等，从科学规划、艺术设计、生态宜居的角度探讨“未来之城、理想之城”的设计之道。（石畅）

赵溅球画展在尼泊尔举行

为庆祝中尼建交60周年，由尼泊尔艺术委员会、浙江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一脉情深·赵溅球尼泊尔写生中国画展”，日前在加德满都尼泊尔艺术委员会美术馆举行。此次画展共展出中国画作品60幅。这些作品都取材于中国和尼泊尔的民居建筑与自然风貌。作品笔墨苍劲滋润而又空灵清润，画面气势恢宏博大又精微飘逸，受到各国大使、尼泊尔政要和艺术界的赞赏。（艺文）

□古画品鉴

周昉《纨扇仕女图》：

唐代宫廷女子生活图景

陈慧慧

人物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画家，周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周昉以描写仕女著称，所画女子容貌端庄，体态丰满，色彩艳丽，有着“周家样”的美誉。

这幅《纨扇仕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纨扇”亦称“团扇”“宫扇”，因形似圆月，且宫中多用之，故有此名。根据《石渠宝笈》的记载，这件作品是由乾隆皇帝命名。画上虽然没有周昉的题款，但是从画面风格与内容来看，和史书中记载周昉的画风一致，于是便将这件作品定为周昉所作。

在这件《纨扇仕女图》中，画家通过刹那间的动作姿态，描写出唐代贵族女子无所事事的悠闲心情。画中人物以相关的活动自成段落，但是彼此之间又有着微妙的联系。如卷首尚未起身洗漱的贵妇人，和左侧对镜梳

妆的女子呈现出呼应关系。而卷末坐在圆凳上的女子虽然转头看向左方，但是手中的扇子却指向右边的刺绣场景。这些人物之间的联系，使得画面形成统一的整体。

周昉善用“琴弦描”，线条多平直挺阔，形如琴弦。这种方法所绘制的长线条圆润流畅，短线条简劲有力，富有节奏感。除此之外，这幅《纨扇仕女图》的设色也值得关注，画家依据线条的转折变化，精心晕染上艳丽而柔和的颜色，即使是同一件红色石榴裙，也有着深浅不同的层次变化，将仕女服饰的质感及纹饰表现得细腻逼真，体现了宫廷女子养尊处优的生活状态。

周昉笔下丰腴柔美的仕女图像，在唐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这幅《纨扇仕女图》，也让我们一窥这位画家绘画的基本风貌。



纨扇仕女图（局部）周昉（唐）（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牺牲（“战争”系列）凯绥·珂勒惠支

10月21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基金会协办的“中国美术馆国际交流展系列：黑白力量——凯绥·珂勒惠支经典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该展得到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德国驻华大使馆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鼎力支持，共展出凯绥·珂勒惠支的经典作品120件，汇聚了6家德国重要博物馆和艺术机构以及珂勒惠支作品重要藏家所提供的经典藏品。展品类型包括雕塑、全套版画系列、自画像系列、海报等，全方位地展现了这位非凡艺术家的艺术风貌，许多作品均为首次登陆中国。

凯绥·珂勒惠支（1867—1945年）是德国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她的作品结合了质朴的现实主义与奔放的表现主义风格，展现了她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关切，同时渗透着浓浓的人文情怀。珂勒惠支的作品主题丰富广泛，如生死、悲喜、战争、社会现状、母爱以及生命中那些闪烁着爱与智慧的光芒的瞬间。

珂勒惠支的艺术作品对中国艺术，尤其是版画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力。鲁迅先生是将珂勒惠支版画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自1931年收到珂勒惠支的版画后，鲁迅在与木刻青年会晤或通信时，经常谈起珂勒惠支先进的艺术思想、严格的创作态度和精湛的版画技法，一再要求木刻青年学习珂勒惠支。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版画家的作品中依然可见珂勒惠支风格的刀法，可见其深厚的影响力。

凯绥·珂勒惠支作品

展现「黑白力量」

杨子